

孛生梦

下

LUANSHENG MENG

范惠德 著

泰山出版社

范惠德 著

下

梦生孪

泰山出版社

三十四

食堂成立起来了。

候旨庄人终于过上了一些共产主义生活,起码说,大伙儿不用自己抓锅摸勺子了。到了时候,小猪蹄朱一体手中的洋号朝嘴上一对,仰起头挺起脖子鼓起腮帮子那么“嘟嘟嗒嗒”一吹,家家户户的领饭人,就拐上簋子抓起笨篱或者端起盛干粮的泥盘子,提起小水筒或者小泥罐儿,再带上个大碗好盛菜,就涌向食堂排队领饭啖了。

虽然饭菜不算怎么样,地瓜饼子苞米面稀饭,萝卜丝儿白菜汤,但是,大伙儿领得积极吃得香。庄稼人穷家过日儿过惯了,这就挺好的。再说,当社员的自己没有数儿?细粮都作制吃得差不多了,交给食堂的实在可怜。就这么种情况,即使人民公社再优越,吃食堂再方便,也不能拿粗粮做出大饽饽擀出面条儿?凑付着吃吧,生日前面过了,这就叫早吃了晚不得,晚吃没辙儿。

实际上,人在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上是挺怪的。先前穷办弄穷吃穷哈那些日子,都埋怨自己是穷肚子,压上去连着吃好的,还就是嚼着不香咽着不顺溜。过了那些日子,吃起食堂来反倒有了好胃口,越啖越爱啖,越撑越能撑。顿顿能打扫出饭家什儿,不到饭时候就饿了。

滑溜刘桦当了事务长,威信大震。“民以食为天”,这天大的事情——解决肚皮问题的大权就掌在他的手里。

想给谁点好处,给谁点方便有话说:

要出差带干粮吗?找滑溜刘桦,该给四个苞米饼子,批六个行,给八个也可,就是加到九个也不是说不过去——穷家富路;有了病人批病号饭吗?找滑溜刘桦,该批一顿批两顿行,批三顿也可,就是批四顿也不是说不过去,每顿的数量还可灵活机动——官儿不差病人;想在领饭菜时加加码?还得找滑溜刘桦,张三饭量大多给点,李四干活苦多给点,王五家全是大人多给点,陆六家孩子多要搬干粮吃走脚食多给点,因人因户制宜——这叫实事求是。

是；想到食堂里叨搜点吗？找滑溜刘桦，抓个苞米饼子掖到腰里行，盛到苇笠里也可，甚至手里擎着吃着离去也不是不行——看见了权当没看见……

想找谁的事对付对付谁，也是随心所欲很容易的营生：

领饭时，早了嫌早晚了嫌晚，舀菜时勺子里汤儿多点，舀米汤时瓢里浅点，一瓢还顶一瓢，饼子拣小的，地瓜拣破碎的，地瓜干挑皮儿，并且总是一脸冬天，吓不坏也让你吃不舒服。至于想余外方便方便，那和白天做梦没有什么差池，别想！就不信，还有谁能扎起嘴来不啖饭？就不想想您家的锅进了小高炉变成铁水流出来铸成了生铁块子，您还能自己做饭吃？嘴儿扎不住，饭又做不出，不往食堂跑才怪呢！骂人大话，得罪了土地爷养不起小猪儿，得罪了事务长还想吃顿舒心饭？说没门儿就没门儿。

候旨庄办食堂吃大锅饭，还红了一个人儿，她就是董遥老婆单桂。

早说过，单桂胆小怕事爱面子出了名。滑溜刘桦器重她让她帮着自己招号食堂里的营生，算是有眼光。单桂的好处是执行事务长的指示不走样儿。她精明心细，事务长的意图能弄清楚，事务长的眼色能看明白；另一个好条件是她是个很讲干净的人，自己家收拾得在瞳里是数一数二的，到了食堂，小白帽往头上一戴，白围裙往腰里一扎，好智灵好利索，成了食堂的一枝花儿，时时刻刻在滑溜刘桦心里开放。

有人眼前，滑溜刘桦叫她单桂；没有别人时，她就叫她桂花儿。开头儿，她一听到他这么叫自己，脸就会红一阵白一阵，白一阵红一阵；后来，她再听到他叫自己桂花儿，心里就禁不住美滋滋地，脸上就掩饰不住笑盈盈地；再后来那阵营生忙没机会，时间一长听不到他叫自己，心里反倒寂寂寞寞像缺了点什么；再后来，她就为他找机会儿，好让他甜蜜兮地叫自己几句“桂花儿”；再后来没人眼前时，她也不叫他“刘桦事务长”了，而是悄声喊他“滑溜”。

砸锅炼铁大见成效，崮山人民公社“钢铁元帅”要升帐了。

明日是全公社社员到候旨庄参加“祝捷大会”的盛大节日，遵照管委的指示，食堂要为社员改善一顿生活，蒸卷子熬大白菜粉条子。

傍黑，单桂早早打上了面酵子；开出夜饭后，单桂回家收拾了一下，返回食堂；今日黑夜，她要宿在这儿睡大炕；后半夜，酵子开了要把面发上。

这是滑溜刘桦有意安排的，也是单桂用眼珠子答应的。所以，滑溜刘桦回家转了一趟，丢了句话儿给老婆吕叶，说是明日要改善生活，夜里要发面，不定时候回家，也可能累了就在食堂办公室睡了，叫吕叶不用问门儿，他从外面锁上就行了。仍旧办公室是个单间儿，有铺小炕儿，平时算账算累了就



在上面睡个一阵半会儿，上面来了公家的客就住在这儿。

“你还回来做什么？”单桂头不抬眼不睁地用围裙擦着手。

“发面。”滑溜刘桦瞥了她一眼。

“好，那俺回去。”单桂边说着就从腰上往下解围裙。

“哎，别。”滑溜刘桦苦笑着。

“那你走吧。我自个就行了。”单桂故作冷淡而从容地说。

“不行！哪能行？不是一个人干的活儿。”滑溜刘桦一指大炕头上用围裙包着的盛面酵子的几个盆儿，和紧挨着盆的小铺盖。

“……”单桂抬起头只管瞅向院子。

“大街门我关死了。”滑溜刘桦轻松踏实地说。

“关死了我也能开开！”单桂赌气似的说。

“……桂花儿，你……”滑溜刘桦有点泄气地。

“走。”单桂说着就向院子里去了。

滑溜刘桦借助不太明亮的提灯光，看着她离去的背影，直到她融进院子里深沉的夜色。他有点发懵，怎么平时对自己秋波频送十分贴心的单桂就这么走了？他忘不了在没有第五只眼睛时，她曾用油腻腻的细手把肥得流油的猪肉片儿塞到他嘴里；她曾把自己从娘家带回来的芋头蒸熟，拣了两个极像女人胸前那两只玩艺儿似的大芋头，悄悄触到他两只手里；她曾经把自己家的鸡蛋拿到食堂煮熟把皮儿剥掉，叫他闭上眼张大嘴给他塞进去；她还在和他打碰面的时候，躲过别人的眼儿，拧过他几次大腿；她还多次问过他吕叶对他好不好，亲不亲；更那个的是，她在他面前问过三次，都说“孩子是自己的好，老婆是人家的好”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……当然，滑溜刘桦也忘不了，他对她的许多亲昵的言行，以及给她数不过来的情意，包括对她家吃饭大事上的关心，一切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和谐自然。怎么到了今日这时刻，她偏偏就……滑溜刘桦一直在竖着耳朵静听大街门响没响，可是老没听到。

“你站在那儿卖什么傻？”单桂进来了，笑眯眯地问道。

“我……”滑溜刘桦一下子没回过神儿来“噢噢，在听街门响没响。”

“响了怎么的，不响又怎么的？”单桂只管走到大炕帮根，静静地站下。

“响了就麻烦了，不响就……好了！”滑溜刘桦说完也走到炕帮根，站在她的身旁。

“麻烦什么？”单桂推了滑溜一把。

“到手的天鹅就飞了！”滑溜刘桦就势抓住单桂的手。

“去！”单桂把手抽出，朝炕上的铺盖一撅嘴儿。

“你呀!”滑溜刘桦急溜爬上炕放开简单的小铺盖。

“我什么?都是你!”单桂说着就拿起小笤帚扫褥单儿,“还想吃天鹅肉?”

“想。”滑溜刘桦说,“飞了太可惜。”

“我当该拉开门儿跑。”单桂放下手里的小笤帚,一腚坐在炕帮上。

“那就不好了!”滑溜刘桦也坐到她的旁边。

“有什么不好?”单桂又故意向旁边挪了挪。

“那样,今日黑夜就没人和我捂揉……面了!”滑溜刘桦说着又向单桂靠拢。

“讨厌!”单桂嗔怪地拿起笤帚轻轻打了他的腿一下。

“放下你的武器!”滑溜刘桦就势夺下小笤帚丢向炕里沿。

“你要干什么?”单桂一下拧住他的耳朵。

“要你投降!”滑溜刘桦一下抱住她。

“投个屁!”单桂就手儿挠着他的脊梁沟。

“你不投降谁投降?”滑溜刘桦戏痒得直扭动身子。

“你向我交枪!”单桂又拍了他的脊梁一把。

“混账东西桂花儿……”滑溜刘桦松开了手,想去吹灭提灯。

“不准走!”单桂反过来紧紧抱住他。

“老这么坐?”滑溜刘桦想挣脱。

“唔。”单桂把头拱到他怀里。

“坐到什么时候?”滑溜刘桦用嘴巴磕了一下她的头顶。

“天亮!”单桂一动不动。

“胡说。”滑溜刘桦摸着她的脖颈说。

“戏痒死我了!”单桂用头撞了一下他的胸脯。

“不用天亮做饭的人就来了!”滑溜刘桦对着她的耳朵说。

“你走吧!”单桂直起腰来,望着他的脸儿说。

“上哪?”滑溜刘桦一捏她的嘴巴。

“家去,找吕叶!”单桂说着伸手摸着自己的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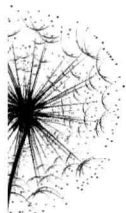
“吕叶知道我今日黑夜不回家了。”滑溜刘桦伸手就要脱她的鞋。

“上你办公室。”单桂说着脱了鞋上了炕。

“今日黑夜办公室换了场儿了。”滑溜刘桦说着就把提灯的玻璃罩儿抬起,吹灭了。

“换到哪了?”单桂坐在铺上两腿伸得直直的,两手搭在膝盖上。

“就换在这铺大炕上。”滑溜刘桦说着就一下窜上炕。



“滚你的吧，滑溜！”单桂黑影里解开袄扣儿。

“滚，也得和你一块儿。”滑溜刘桦坐到单桂的身边。

“谁和你一块儿？”单桂拐了他一胳膊肘，只管躺下。

“叫你沾个光。”滑溜刘桦迅速地倒在了她的身旁。

“有什么光儿好沾？”单桂拥他一把。

“你不是说我滑溜吗？”滑溜刘桦说着紧紧地抱住了她。

……

人民公社候旨庄管理区食堂里的夜，恬静极了，也骚动极了！恬静中的骚动，骚动中的恬静，得体极了！不，该说是登峰造极！

“哎呀，滑溜，你妈个腚！怎么粘糊糊的呢？”精神极度亢奋的单桂，放肆地张罗起来。

“不是叫你弄的？”没精打采的滑溜刘桦提着神儿说。

“你呢！”单桂朝他那贱物使劲薅了一把。

“桂花儿，你也真……”滑溜刘桦赶紧用手护着。

“在这儿！”她拉着他的手朝自己枕头边一摸。

“可真！怎么了？这么黏糊？”滑溜刘桦摸了一手面糊糊。

“酵子开了！你穷扑通，碰了盆，晃荡出来了。”单桂把他的手推回去，朝他的肚子上擦了几下。

“你呀你，桂花儿，真能胡抹糊。”滑溜刘桦无可奈何地说。

“都是你！要是不叫我来打酵子发面，不就不会啦！”单桂仍然很亢奋。

“哎，桂花儿，明日的大卷子可要好好蒸呵，要见人见客了。”滑溜刘桦很平静地说。

“什么人什么客？”单桂向他身边挤了挤。

“胡志辉书记肯定要来主持大会，晌午要来吃饭。”滑溜刘桦捏了她那儿一下。

“放心吧！酵子开得这么好，今日黑夜还发不出好面来？面发好了，再使劲擀，割出卷子来再好好饧饧，蒸的时候火再烧得猛着点，还有做不好的时候？”单桂兴得很，喋喋不休没完没了，“哎，你说胡志辉稀罕不稀罕白面红尖大饽饽？”

“不知道。你想叫他啖大饽饽？”滑溜刘桦话里有点醋味儿。

“昂！饽饽和卷子的口味不一样。”单桂故意把胸脯挤到他身上。

“那干脆把你这两个给大官儿啖了吧。”滑溜刘桦又动起手来。

“儿子不让。”单桂一把拨开他的手。

“……”滑溜刘桦的双手自然滑脱，没吱声儿。

“哎哟，你这个滑溜玩艺儿，睡着了！”单桂还丝毫没有睡意，索性起来发面。

滑溜刘桦打起呼噜来，匀匀和和。

好个丰收年景！叫候旨庄人直觉得怪神乎的，好家伙！

这么说吧，从打春儿起，一个不大不小的候旨庄，抽调出的劳力就是几十个：支援工业建设到青岛码头建港去了三人，在朱一春带领下，到兵山公社修龙门水库的大个老长等八人，在秦忠宇带领下到金银岭开铁矿的也是十几人，还有被公社以各种名堂抽调的零工也有五六个人……加到一块儿，是一支很棒的劳动队伍。

做营生的人少了，可庄稼没少长：泊里的苞米、胡黍都挺着又粗又高的秸子，长着又大又长的棒子、穗子；山坡地里的黄豆、绿豆、谷子、地瓜、花生没有一样赖歹的，都在等着公社社员去收拾。

吃食堂，大锅抹勺子，遇着丰收年景，真是天助扶！

公社管委会专门召开了“崮山人民公社三秋会战誓师大会”，发动全社农业战线上的广大干群，真正地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。要求各管理区生产队一定要做到食堂出村搞野炊，家家锁门，人人上山，吃在泊里，住在山上，流上几斤汗，掉上几斤肉，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，搞好秋收秋耕秋种，为迎接农业的更大跃进，创出更高产量而奋斗！管委主任还特别指出，候旨庄的干部和社员要在搞好三秋生产大跃进的同时，更要努力关心和支持金银岭铁矿和黄水河炼铁厂的生产。

得天独厚么，铁矿和炼铁厂能建在自己的地面上，这是候旨庄人的光荣。在这块从前曾受到封建皇帝看重的宝地上，如今又受到共产党的厚爱，多少年来，都在这里总结经验，培养典型，为当初的崮山区，如今的崮山人民公社开展工作作出了莫大贡献，这是必将要载入史册的。

誓师大会以后，候旨庄人像全公社的所有人一样，按上级的指示精神，雷厉风行地轰隆起来了。

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头一件事就是把食堂搬出疃，在崮山脚下凤凰溪边，依山傍水埋锅造饭。这一搬迁，可忙坏了事务长滑溜刘桦和积极分子单桂一伙食堂工作人员。像这样露天地里办吃的，据老人传，只在大以早兵荒马乱的年头有过：一是唐二主李世民东征时，在崮山安营扎寨，在大石礮鑿出碓臼捣米，在露天埋锅造饭；再就是国民党进攻胶东时，八路军游击队也在崮山野餐；如今轮到了候旨庄人为了大跃进，把锅灶从疃里搬到疃外，比唐太宗的人马，比八路军的队伍要气派得多。好，这样好！食堂建在这里，



在食堂干活的社员都要住在这里,起五更爬半夜方便。再说,大跃进的年头就得有打破常规的精神,按老一套想问题、说话、办事是不行的。当初,办农业社时就出现过一些“小脚女人”,这些“小脚女人”在合作化发展的过程中无一不受到猛烈的冲击,不少一部分脚儿放开了,但也有少数不开窍的,至今还是“小脚女人”,可以预言,这样的人还有苦头吃。

滑溜刘桦和单桂,打从那天黑夜在食堂打酵子发面那个了以后,这些日子老想重温美梦乐和乐和,可是,阴差阳错地总没寻着个机会。这遭可好了,食堂搬到山下,在这儿做在这儿吃在这儿住,算是老天爷有眼给方便。他俩睡觉的窝棚只有一道苞米秸子挡墙隔着,哪有不透风的场儿?这也算是天意吧,活该这两个孽种有缘分。

食堂出了疃儿,社员也要搬到疃外住。共搭了两个大窝棚,西泊一个,凤凰坡一个。泊里那个,用黄水河大树岚子里的杨柳树扎架披顶;坡上那个,用崮山的松树扎架披顶。一通到头的大窝棚,地上铺了一层麦秧,社员的小铺盖一个排一个。

这就是命令一根棍儿,谁也别想拧个劲儿。就是一迈步就能进自己的家门,也别想拱炕上的被窝儿。老娘们儿睡家里,老爷们住野外。大跃进,战三秋,还想按常规吃饭睡觉过日子?想去吧!那天堂共产主义要跑着奔,慢慢腾腾等不来。这样好,干在地里吃在地里住在地里,干了睡睡了起,吃了干干了吃。

胡志辉书记特别看重小猪蹄朱一体。他夸一体的号吹得好,是候旨庄大跃进的号角。小猪蹄朱一体叫胡书记一捧,好像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,脍炙更尖尖气儿更粗,一高兴觉儿特别少。社员有时候挑灯夜战到深夜,躺到窝棚里像死猪一样就睡,到了后半夜两三点钟催命一样的号就吹响了,社员们再睡也不能怠慢,得滚的滚爬的爬赶快起来。候旨庄疃的公社社员像所有崮山人民公社的社员一样,都像部队一样组织起来了,军事化、战斗化、纪律化的管理,站队、报数、点名,哪个老几愿当鸡蛋碰石头?人要脸,树要皮,谁想想插白旗拔黑旗不头皮麻酥酥的。红旗是革命的标志,胜利的象征,白旗是不祥和失败的写照,黑旗是死亡的标志。小小老百姓过几天碌碌无为的日子,谁愿惹那个祸——脊梁上插着丧门到家的白旗丢人现眼瞎折腾?犯不上去做什么东西闹特殊,公社叫怎么干就怎么干,别人能抗了了,咱就能挨。社会走到这一步,有什么法儿?

也真有天遂人愿的时候,大跃进跃出了一泊泊一坡坡的好庄稼。叫老人们说得怪神乎的,是天老爷祝福;叫墙头草郑重解析,是该着共产主义早早到来。

遍地的好收成,叫人欢喜也叫人愁。喜的是,难得打出成山堆岭的丰收粮;愁的是,共产主义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,反正有饭吃,办弄那么多粮食净赚力出。

可别说,聪明人总是有的。董遥一伙儿到东南沟尽沟头那擦坡脚地搬花生,就演出了一场好戏。

一天,社员们刚在野外食堂吃了夜饭,大多数在窝棚外面的地堰边坐着拉呱胡扯抽烟儿,少数人进了窝棚往自己的铺盖卷上一倒,想舒服舒服。董遥正钻进一片没刨倒的苞米秸子的地里蹲下了,要拉泡尿,正进行到似完非完时,小猪蹄朱一体那支催命号又“嘟嘟嗒嗒”吹响了集合的调儿。

“操!”一个社员把刚抽了一半的烟锅儿朝鞋底上磕着说。

“这个×养的,他可累不着呵!”一个坐在泥地上的社员骂着朝地上狠狠吐了口唾沫。

“干吧!不是墙头草讲要一天等于二十年么。”一个社员站起来拍着腓片说。

“听他那个鸟嘴!说一天等于八十年也不费事!”又一个社员说。

“要不,哪能赶上美国佬超过英国鬼?”一个念过几天书的社员总愿显示自己比别人知道得多,“老英国到如今还占着咱中国的香港呢,不知哪年哪月能造回来。”

“还赶什么美国鬼子?不是抗美援朝时就把他们打熊了?”一个社员不屑地说。

“可能是咱的铁没有他们多?”一个年轻社员说。

“真他妈丧门!我的腓刚碰着铺盖卷儿!”第一个从窝棚里走出来的社员伸了个懒腰。

“我看您少发点牢骚好不好?干点鸟活儿,食堂跟在腓上,吃得饱哈得足,还等什么?”一个小年轻学做官腔儿训人。

“这不假。跑到共产主义就好了!想用点什么就领点什么,想吃点什么就要点什么……眼前得使劲干。”一个社员随附着。

“哎,正对!先苦后甜!”那个训人的社员又说。

这时,队伍集合得差不多了,只见董遥不急不慢提着裤子从苞米地里走出来。

“你快点好不好?董遥!”小猪蹄朱一体见了董遥心里就有气。

“你管天管地,还管着拉屎放屁?”董遥的步儿更四方了。

“不看见都集合好了吗?”小猪蹄朱一体像个大官儿似的。

“你是不是看见我拉屎去了,就赶快吹号?”董遥还是不温不火地。



“我警告你董遥：自觉点！你从互助组时就抵触农业合作社闹退组；成立初级社时，看你老婆的面子才吸收了你；高级社的时候，你又发疯往家拉驴闹退社；人民公社化的今天，大跃进搞得这么红火，你还要耍滑头闹对抗，要好好深思深思有没有好瓜儿啖！”小猪蹄朱一体如数家珍一样列数了董遥的落后表现。

“……”董遥挤进队里，使劲系了系裤腰带，朝地上狠狠地吐了口唾沫。

社员们扛上扁担带着绳子向东南沟尽沟头走去，这里与邻村的地接壤。候旨庄的花生全都耕起来，在地里晒到半干儿了，按要求必须赶天亮搬回瞳东头的大场园归堆上垛。应该说，这个劳动量已经达到了十分指标，按上级的口号，就得有十二分措施、二十四分干劲，才能完成任务。所以，董遥一伙儿社员要按时完成今日黑夜的任务，眼儿望着是家雀吃黄豆，够呛！完不成，留下尾巴，肯定还是灾难。谁心里都明白，大跃进的年头不是好惹事的。别说出发前董遥和小猪蹄朱一体闹了一通，不少社员还嚷了熊话，就是通常情况下完不成指标，找个事也是个事。用胡志辉书记的话说，大跃进和革命战争年代打仗杀敌一样，命令一下如山倒，只准前进不得后退。

朦胧的夜色下，离瞳足有二里地远的一坡花生地里摆放得厚墩墩的，一担儿一担儿挑吧，也许趟趟小跑儿能搬完？懈怠一懈怠就得难看，这帮伙计哪个不愁？

人多出圣人，一点不假。不知哪个一肚皮花花点子的家伙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个极其高明的臭点子：一半人往家挑，一半人往邻村的花生地里送，搬到天亮就收工。但是，必须十分注意，头一趟和末了一趟都要挑到自己瞳的场园，整整齐齐不露馅儿。

他们这么干了，任务完得十分漂亮，受到墙头草郑重的口头表扬。

至于夜晚在泊里和坡上收割庄稼的社员，有些帮头也怪花哨的。把汽灯或提灯挑得高高的，亮亮的，老远就看得见。而干活的社员呢，有的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围到一起，胡扯鸡巴蛋，有的独坐着抽旱烟儿，有的仰卧到地隔堰上睡大觉。不少地块上是夜战灯火长明，地里的活儿不动，大跃进事儿多，头儿们哪能角角落落都到？所以就形成了许许多多死角。

晚上乘着夜色混日子，白天借着日头过时光，天天在跃进，日日磨洋工。要轰轰还真轰轰，要懈松还真懈松，轰轰掩盖着懈松。懈松抵触着轰轰。

可是，只要小猪蹄朱一体一吹响了开饭的号声，人心就齐了。不管手里做的什么活儿，把家什一扔，撒腿就往野外食堂奔去。各人拿起自己的碗筷就排号领饭，那积极性可是不可按捺的。

每到这个时候，滑溜刘桦就摆起架子了，俨然成了救世主，叫一些人体

会体会“朝里有人好做官,厨房有人好吃饭”的意思。可是,事情有时候并不像做饭的人想像得那样,有不少社员,还真不那么稀罕苞米饼子大地瓜,领点稀饭要点咸萝卜或咸白菜帮儿,就算一顿。活儿那么重,吃这么点饭能行吗?行。说来这里边有道道。

崮山一带有句家喻户晓的话儿,就是干什么吃什么。社员们躺在花生垛上,吃够了成的拣秕的吃,怎么不吃个六七成饱儿,花生仁儿垫饥,再哈点稀饭不就十成饱了?也有在山里烧青苞米和花生吃的,反正肚子不受委屈。当然,改善生活吃个一顿半顿包子饺子什么的,谁也不会少领或不领,领出来不吃可以,等着吃孬饭时再吃。改善生活嘛,不吃白不吃,也没有领情的。共产主义了,谁不该吃?要不到的话,往前奔及什么?不就是为了个平等,没有别的说的。

候旨庄的秋收在多种措施的保证下,初战告捷。

细说起来,在收成上有这样一些情况:有些搬运回自己幢,有些送到外幢的地里;地瓜用犁耢一耢,捡出地瓜,就地挖坑存放,把瓜蔓盖在顶上;苞米连秸带棒砍下,捆成捆儿,搬到地头地边丛起来。这样秋收,就省了许多工,很大程度体现出大跃进的速度。

这可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,火红的秋天!迎来一个又一个不夜的崮山、不夜的黄水河、不夜的候旨庄……

每当落日余晖消失以后,夜幕拉开,灯火便相继亮出一线一线一片一片:

金银岭铁矿矿区,灯火点点,画出了一片不规则的地盘,伴着时起时落的开山炮声,明亮了一块神秘的宝地。

从铁矿到黄水河边的大树岚子,一溜灯光接二连三,为运矿石的民工们照亮了一线之路,往往返返,无味地重复。

大树岚子里的矿石加工场,更是别有意境,一盏盏高悬林中的汽灯、提灯,隐隐约有明有暗,为大树岚子平添了朦胧迷人的色彩。

大沙滩上那一片小高炉群,每当黑夜,火光冲天,人影憧憧,通宵达旦地炼铁,一天到晚冒烟,映红了上面的天,映红了河里的水。泊地里是火红的世界,一盏盏灯光,疏密不均地散布着,烧小土窑炼肥料的火堆儿一片片一地地,跳跃涌动……

秋耕秋种就要动手打上了。

秦袭到公社参加三秋会战第一战役——秋收情况总结通报大会。最后,胡志辉书记下达了口头通知,说是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高的产”,小麦是



高产作物,明年的产量要大胆想大胆定大胆报。要求与会的领导们回村带领社员积极讨论,集中意见,下次会议到公社报产量打擂台。

在离开公社时,胡志辉把秦袭个别叫到一旁,神秘兮兮地透露了几句,要求候旨庄这个老先进老典型,在大跃进的新形势下,一定要一如既往走在崮山公社各大队的前面,走在霞光县各公社的前面。要绘新图唱新戏先进再先进,要有创小麦高产抛“卫星”的雄心壮志,敢在全公社打头阵带好头。他还侧面透露说,外公社在定指标报计划的擂台赛上,报的亩产量不是千二八百斤的,也不是万二八千斤的,而是几万乃至十几万几十万,要求候旨庄一定要长志气,放大胆,在全崮山公社夺到小麦高产红旗,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!

秦袭回到瞳里没有马上召开干部会,而是先找到了车力颖,把她叫到自己家里说说自己的想法。

在万马奔腾大跃进的年代,候旨庄的当家人竟然忙里偷闲,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清静温馨的角落。

“哎,我怎么看着你有愁肠?”车力颖从桌子上拿起烟筐箩给秦袭递到炕头上。

“照理说不该有愁肠。咱愁有什么用?”秦袭接着烟筐箩,向她指了指自己身边。

“愁什么?说说。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分摊点。”车力颖边说着就坐在他身旁炕帮上。

“不好帮。恐怕你也理解不了。”秦袭说着点上烟抽了一口,使劲地喷出来。

“说说看。”车力颖轻轻拍着他的肩膀,宽慰他。

“在公社,胡书记给咱瞳出了个新题目,说是叫咱创小麦高产抛什么‘卫星’。”秦袭又抽了一口烟。

“创就创!抛就抛!愁什么?”车力颖不以为然地轻松地说。

“你倒说得轻生呵?”秦袭苦笑了一下,无奈地摇摇头来。

“什么重呵轻呵的!报个产量就是,该怎么报就怎么报。”车力颖拉住他的一只手,轻抚着。

“怎么报?你知道该报多少?”秦袭用另一只手磕掉烟灰儿。

“多少?”车力颖使劲握了他的手一下。

“你猜!”秦袭盯着她那双满含深情的俊眼。

两人对视了一霎,就情不自禁唱起对子戏:

“几百斤?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上千斤?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几千斤?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上万斤?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几万斤?”

“不——是!”

“看你!”车力颖轻轻打了他的手背一下,“到底要咱报亩产多少?”

“你听了不害怕?”秦袭有点滑稽地盯着她。

“报个数有什么可怕的,不就是个数儿?”车力颖娇嗔地瞅着她。

“不怕?吓不死人也吓个半死!”秦袭有点危言耸听地。

“说!”车力颖握住他的一个指头。

“几——十——万——斤!”秦袭说着目瞪口呆。

“呵!”车力颖有几分傻眼。

“怎么样?”秦袭反过手来握住她的手指。

“过瘾!”车力颖有点不冷静。

“怎么样?”秦袭又加了一点劲儿握。

“好大的牛皮!”车力颖有点麻木了。

“要不是胡书记给提醒,就是拿棒棍敲破我的脑袋,也想不出这个‘卫星’。还他妈抛小麦高产‘卫星’,抛个鸟吧!”秦袭一反往常的稳重和文明,突然间粗俗起来。

“能呵?”车力颖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你看!力颖,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没影的话?怎么怀疑起我来了?”秦袭抽出手又要装烟抽。

“不准抽了,说话儿。”车力颖给夺下烟袋。

“坏了!”秦袭望着窗户像在自说自道。

“不至于吧。”车力颖一扳他的嘴巴。

“就这么作制没有好!”秦袭还在盯着窗。

“咱不报那个产量不抛那个‘卫星’不就行了!”车力颖说,“犯着了纳这么大的愁?”

“不报,不抛?把你简单的!”秦袭的话有点嘲讽味儿。

“那怎么样?还能把谁割个眼儿鼓了?”车力颖还是漫不在意。



“倒不能割眼儿鼓了你，叫你脊梁上背面白旗，还不够你压咳嗽的？恐怕十八辈的人这么一下子就丢尽了！”秦袭说得有点毛骨悚然。

“你说该怎么办？”车力颖问。

“怎么办？”秦袭望着她。

“怎么办？”车力颖望着他。

“不好办！”秦袭摇头。

“不好办。”车力颖也摇头。

……

屋里静下来，两人相对无语。四只手交握在一起，不断地揉搓。轻一下，重一下；重一阵，轻一阵……

大门口老槐树上，鸦鹊们在喳喳地叫着，好像很得意，又完成了一年的繁衍生息，小鸦鹊早已出了窝儿，成双成对地寻找新生活去了。

“隆！隆隆……”

金银岭铁矿的炮声又响起来。

“力颖，有了！”秦袭从她手中抽出双手，十指对叉到一块儿捂到自己的后脑勺上。

“几个月了？”车力颖笑着拍了拍他的肚子。

“哎！你也真顾得。”秦袭紧闭着双眼。

“说出来听听。”车力颖把手搭到他肩膀上。

“引退。”秦袭还是没睁眼。

“把你美得！”车力颖轻轻摁了一下他的眼皮儿。

“有理由。”秦袭双眼睁开了两条缝儿，又随即合上。

“说！”车力颖托起他的手，亲了一下他的手背儿。

“我——病了！”秦袭两眼睁得圆圆的。

“噢？把你巧得！”车力颖像发现了新大陆。

“没有法儿的法儿。”秦袭无奈地。

“什么病？”车力颖脸像一朵花儿，伸手捏了他的嘴巴一下。

“脑病。”秦袭一侧头碰了她的脑瓜子一下。

“什么脑病？”车力颖又亲了他的手背一口。

“健——忘——症！”秦袭说完又闭上了双眼。

“呵？新新名词。”车力颖忍不住笑了。

“连你是谁也想不起来了！”秦袭睁开眼瞥了她一眼。

“呵？是呵？”车力颖更忍不住笑了。

“是。”秦袭说着扑哧地笑出了声儿。

“要是胡志辉来找你怎么办?”车力颖摇着他的手问。

“我不认识他。”秦袭果断地说。

“他老磨你怎么办?”车力颖又摇着他的手问。

“……就说——想起来了。”秦袭又笑了。

“想起什么来了?”车力颖问。

“我就说他是牛书记!”秦袭十分轻松地说道。

“你真得鼻子插大葱,装象了?千万不能露了马脚。”车力颖如释重负,但又为他担心。

“力颖,你放心好了。鄙人三八年入党,那有多少年不敢公开?在地下活动,提搂着脑袋都干过来了。眼前的条件和那时候比,是从地下到了天上,好多了!可是,叫我小麦产量抛‘卫星’,领着社员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’,还真草鸡了!没有招了,完了!我为党工作了整整二十年了,累得头痛了,不能占着窝儿不下蛋,下也下不出来了!该歇歇歇歇了,你说呢?”秦袭笑眯眯地望着她。

“就算是这理儿吧。不过,你后边怎么办?”车力颖痛惜地看着他。

“你是说……”秦袭扯着她的手。

“在家闭门‘思过’还是……”车力颖把他的手贴到自己的脸腮上。

“无‘过’可思,何苦憋在家里?咱也不是犯了错误见不得天儿。可以到崮山上去,也可以钻黄水河大树岚子,怎么都行。”秦袭正气凛然地。

“对!又不是腰腿有毛病,不能作茧自缚,是不是?”车力颖说,“这话贴理不贴理?”

“贴!我们的力颖‘三鼎甲’都唱得一愣一愣的,别说俩人对唱了!”秦袭竖起大拇指头。

“行,我支持你。但我不希望你‘健忘’得太厉害——连我是谁也想不起来,那样我不愿意。”车力颖说,“你想这个熊法儿,和老戏里说那个‘退避三舍’有些相仿,行!老奸巨猾好样的!”

“力颖,说归说闹归闹,要说连你也忘了是谁,那纯是胡说八道。要是真那样的话,这事就不和你商量的,干脆‘健忘症’算了!可是不能呵,因为您对于我来说,太重要。”秦袭说到这,把她揽进自己怀里,唯恐失去。

“知道!”车力颖仰起脸准眼儿愁着他那温润的厚嘴唇。

“隆隆……”金银岭上又传来沉闷的石炮声。

“哎哟!这么响!”秦袭的嘴唇一下含住了她那樱桃小口。

秦袭称病引退,墙头草郑重被推上一线执掌候旨庄大权主持工作。



在崾山人民公社召开的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抓秋种，创高产誓师大会”上，各村队干部轮番上台竞报小麦高产指标，正如胡志辉书记所说，亩产从几百斤逐步升级到几万斤，会议主持人仍无偃旗息鼓善罢甘休之意。有人已经先后四次提高指标登台打擂，但思想仍然没有解放到数儿，抛不出大“卫星”。台下，人们交头接耳，嘈杂一片：又是笑，又是叫，又是鼓掌，又是顿足，嘘声不断，骂声不绝，呼声连连，跃跃欲试。

墙头草郑重早坐不住了，但为了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他没轻举妄动。上台打擂这十几个家伙，有三分之二的疃儿从来没在崾山这块地面上先进过，趁大跃进的当儿，想风光风光呵？就凭两片嘴皮子一忽翕，想扛走“小麦高产卫星”红旗？可真便宜了你！慢慢叫唤吧，到了节骨眼儿再听听候旨庄的，准来个一鸟入林压得百鸟不语，等着瞧！

小麦高产指标擂台赛愈演愈烈，一浪高过一浪，从千斤到几千斤，从几千斤到万斤，从万斤到几万斤，从几万斤到十万斤，从十万斤到几十万斤，眼看就要达到二十万斤……

这时，墙头草郑重坐不住了，他在台下心里暗自要报的产量，都被外村队用过了，形势严峻，时不我待，他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：鸟来！我不和您一万斤十万斤地较量，就听好了吧！于是，他下令小猪蹄朱一体高高举起“候旨庄管理区”的大红旗，让锣鼓手敲响了锣鼓。一下子把人们的目光吸引过来。

“喂！喂！请大伙静一静，下面——有候旨庄的代表郑重同志上台发言！”主持人亮开洪亮的嗓门，顶得大喇叭一吱啦的，很刺耳。

这时，只见墙头草郑重从鬼精灵向花身边站起来，迈着十分稳健的步伐昂首挺胸向主席台进发。上得台来，他先向领袖像深深鞠了一躬，转回身又向台下点了点头，走到话筒跟前，就张开了大嘴。

公社领导，各位同志：

我们候旨庄，在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和指引下，经过全体社员和广大干部的充分酝酿和广大干部的科学分析，决心在村南三亩地里创小麦高产抛“卫星”，指标是亩产三——十——万斤！我的发言完了。

墙头草的话音落了，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鸦雀无声，不知是惊了，还是熊了。会议主持人稍一怔忡就回过神来，对着话筒招呼起来，示意大家鼓掌。

掌声响起来了，有急有慢，时强时弱。当全停下来的时候，有个角落又稀稀落落拍了几巴掌，好像意犹未尽。

候旨庄擂台赛独占鳌头！